

小说表现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失衡的现实。故事
含蕴丰富而又充满诗意，具有一种宗教和哲学的
思辩色彩。它是写实的，也是寓言式的；既充满现
实感，又具有历史纵深感。作者将人情与兽性比照
着来写，显得混沌而又清亮，酷烈而又温馨，奇崛
而又朴实，给人一种复杂、丰富的阅读感受。



困豹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困豹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豹/赵剑平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02-005562-1

I. 困…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486 号

责任编辑: 李建军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段志坚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困 豹

Kun Bao

赵剑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4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562-1

定价 22.00 元



赵剑平，原名赵明鸿，贵州省正安县人。一九五六年出生。仡佬族。现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市文联副主席，《遵义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中篇小说集《远树孤烟》（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和散文集《挂在悬崖上的街》（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第四届全国民族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奖、第五届全国国家民委“骏马奖”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民族文学奖。

目 录

第一章	1
牧神的疏忽	1
第二章	6
被出卖的人	6
尴尬	15
第三章	19
谛听	19
第四章	22
喧哗与骚动	22
第五章	35
挤压	35
第六章	39
父与子	39
幽灵	43
幻象与真实	45
第七章	56
风乍起	56
少男少女	67
第八章	74
老豹子	74

第九章	84
破碎	84
伤痛	92
不明飞行物	97
第十章	103
有颜色的历史	103
黑窟	113
第十一章	123
人与兽	123
第十二章	132
闷罐车	132
复活	136
郭村	139
第十三章	147
搏杀	147
乡公所	150
混沌	156
第十四章	160
乞丐	160
小胡子行动	165
归来	168
第十五章	177
孔雀东南飞	177
罪与罚	180
学堂阴影	185
第十六章	194
雪白血红	194

恐慌	196
打豹队	207
第十七章	220
失踪的信函	220
藤子	231
困厄	235
第十八章	240
最后的逐杀	240
解脱	244
致命冤家	248
第十九章	254
大学生	254
管理区	259
第二十章	267
赶场	267
神秘的哨声	275
死亡格式	284
第二十一章	293
悬棺	293
发掘	299
第二十二章	308
祭祖	308
辣椒	313
大路朝天	319
第二十三章	326
风中的节日	326
冻僵的魂灵	336

第二十四章	346
又见豹子	346
生与死	352
第二十五章	363
老大难	363
拆迁方案	367
第二十六章	373
爱与恨	373
豹的诱惑	378
第二十七章	382
尾声	382

第一章

牧神的疏忽

凭着豹子特有的坚韧和别的动物望尘莫及的爆发力，疙疤老山终于走到了乌江。看着清澈的江水，它奔下山岗，把一张又短又宽的脸浸在水里，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一边用露在水上的两只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江面。现在，那个毒辣的火球已经沉在了水底。随着波浪的掀动，那些罪恶的光焰徒然地挣扎着。疙疤老山感到了一种快意。这些天来，它一直昼夜兼程地赶路。只是悬在头顶上的那个火球，挥动长长的金鞭，抽得它头昏脑胀，连身上美丽的金钱斑，都被烤化了一样暗淡下去。它抬起头来，喉头那儿的皮毛颤动着，发出一声模糊的低啸。接上晃了晃脑袋，抖落胡子上那些亮晶晶的水珠，便伸出腿来，挠掌开尖锐的爪钩，自得其乐地摆弄摆弄。随后，它离开长江干流，从西向转南方，沿着乌江往上走着。

一天夜里，疙疤老山渡过了乌江。

疙疤老山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火车可以从大地深处拱出来。那阵，它站在路轨上，面对突然出现的撕破夜空的光柱，听着震撼大地的隆隆的吼声，一副豹子胆完全失灵了。疙疤老山放大的瞳孔里，看见一条巨龙出世，牵连着一座山向它压下来。就在钢铁巨龙撞上身来的瞬间，在一股强烈的气浪冲击下，它一下弹出了铁路。接上一颗红红的流星从眼前飞逝过去，它听见啪的一声炸响。

沿着河岸低矮的山岗，它开始奔跑起来，并很快融入夜色。突然，两束炽白的灯光在十来个纵步之外迎面射过来。疙疤老山一种本能的收缩，嗒嗒嗒一梭子弹，就把它爪钩跟前的草皮扒起一层。

“老虎！……”

“豹子！……”

它听见桥头堡那边一片惊惶的呼吼，整个躯干弯曲成一张弓，嗖地跃上桥头，美丽的斑纹在白光中缩一个疙瘩，就越过了川黔公路210国道。它跑过几幢沉睡的楼房。透过一大串咝咝地响叫的灯影，它看见一堵雄伟的堤坝拔地而起，冷酷地切断了去路。从坝基和桥头冲过来的哨卫已经逼到跟前，冲锋枪如临大敌地扫射着，在江岸上黑糊糊的乱石堆中溅起大片火星。它被逼到了水边。波涛翻滚的江心，一双豹子眼睛像星辰一样地在那里蛊惑着，召唤着。它没有片刻犹疑，坚定地走进了江水。

疙疤老山被激流冲出去很远，但还是挣扎着游到了对岸。

从这天起，疙疤老山背朝铁路走着。但它无法避开公路，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仍旧蛛网一样布满高原每个角落。

六月的阳光下，腐殖质的腥气和叶绿素的清芳混杂着，从山那边飘来。疙疤老山冲上山岗，奔下山坡。在那片针阔叶混交林中，它调整步法，开始走“S”路线。这样，它可以有效地嗅出刚刚走过的路上，是否有一只雄豹跟来，从而确定是前进还是等待。

遥远的山垭，有如一张巨大的嘴巴吞噬着太阳，大片血光在山口上洒开来。疙疤老山爬到树上，扁头扁脑停在空中，正搜寻雄性豹子那种特有的气味。一只狐狸，迷迷糊糊地跟上来。它刚看清楚那个似虎非虎的脑袋，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树盖的暗影一抖，就落下一道闪电。它意识到两对尖利的犬牙扎进腹腔，眼眶里一片血光，就被撕成了碎块。

天擦黑那阵，疙疤老山来到一座断崖上。隔着断崖，它看见前方有一个村落。头顶上，大团黑云在高空气流的鞭打下急切地集

结着。遥远的天际，一颗橙红的亮星闪烁着。那是疮疤老山熟悉的大角，豹族世界的牧神。整个牧夫座都沉睡了，只有这颗星是苏醒的。在她的光辉下面，疮疤老山可以感觉到，那只长江下游丘陵地带里的老豹子，虽然金亮的皮毛一天天地烂掉，但它仍然仰望着牧神，仍然在向牧神祷告，祈求牧神赐福美丽的疮疤老山。

山地上空，黑乌乌的云阵一动不动。云阵深处，一片模糊的白光无声地扑动着。夜气抖了抖，一声低沉的吼啸，呜呜呜的，抑郁地从断崖那边传来。疮疤老山一怔，两只猫耳耸立着，望透黑暗地瞪大了眼睛。浓重的夜气里，一种古远荒蛮的东西，不知哪阵掺了进来，悄悄地流荡着。它偏离了辉煌的大角，决心越过断层，去探索村落后面那黑黢黢的天地。

顺着一条崖缝，疮疤老山挺硬一根尾巴平衡着身体，慢慢地往下滑。白白的肚皮贴着湿漉漉的崖壁，尖硬的爪子在岩石上抓得噗噗响。疮疤老山踩进一道溪流，落到了谷底。一阵隐隐的雷声在峡谷上空响起，仿佛唱大戏的扎起台子，就要拉开幕布，正磕磕碰碰地布置着道具。疮疤老山跳跃着，有些凄惶地往前跑着。溪水扭成一股在沟底流淌，空出来两爿平坦的岸，顺山崖走势渐渐地展开。疮疤老山抖抖皮毛上的水珠，尾尻一蹶一坐，闪电掉落峡谷一样奔腾起来。突然，一根亮铮铮的金属棒探进峡谷一搅，两列敦实绵长的山岩崩垮似的，哗啦一声炸响。疮疤老山纵到半空，那胆气也被震散一样，落到地上一滚，就惊呆了卧倒下来。先前模模糊糊的白光，这阵冲破云阵，挥动利剑，戳一个窟窿，砍一道裂缝，一根根直直的水柱，就在天地间立起来。峡谷里的溪流越来越浑浊，越来越汹涌。疮疤老山蹦起来，贴着崖根飞跑着。这关头，牧神大角闪光了，疮疤老山在山槽旁边发现了一条小路。小路曲曲折折，却一直通到崖顶。它一气冲上山去。

疮疤老山往村庄那边走着。那些黑不溜秋的屋瓦，那些歪歪斜斜的吊脚楼的屁股，那些在地坝边上堆码得方方正正的柴垛，在

雷雨轰击下狼琐地战栗着。它穿过泥泞的村路，直奔村庄后头的山坡。它已经看清楚那是一片森林。

噼啪！一条火蛇闪着血红的芯子，在村头绕两圈，一颗大树抽筋似的晃动着，就向疙疤老山倒下来。疙疤老山本能地一跃，白白的肚皮一亮，就被树盖扑倒在地。它从枝枝桠桠的包裹中挣扎出来，竖着金针一样的项毛，愤怒地嚎着。整个村庄立刻响起来一片狗吠，连着风雨雷电的咆哮，仿佛要把这片山地翻过来。疙疤老山快出村子那阵，玩笑地顿住脚步，扭过头来，一群狗就夹起尾巴，哑声哑气地跑了。但一只又高又大的黑狗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依旧无所怕惧地叫着。疙疤老山看了看黑狗，就在雷雨的轰闹中往山坡上跑去。

疙疤老山低着头，额际护着眼睛，避开劲扎的雨簇。但眉梢上漫下来的雨水，仍旧模糊着视线。大雨泼洒到这阵，整个坡地都被泡散了，到处都有水响，到处都有泥土崩塌的声音。一些地方，水流已经淘尽泥土，冲刷出了白花花的石头。但疙疤老山越过一条泥泞的马路，却听见一种奇妙的回声，哗哗啦啦的大雨被化解，丝丝缕缕悬挂起来，接上又遭到阻挠，散珠碎玉般落在地上，嘀嗒嘀嗒，叮咚叮咚，那样激烈，又那样和谐。

疙疤老山又激情地跳跃起来。

这一瞬间，大角牧神疏忽了。只听见啞啞一声弹击，这个雷雨的夜晚刹那凝固。疙疤老山蒙了。直到疼痛钻心地从腿拐上传来，它才发现自己被一副钢嘴铁牙咬住了。它挣扎着，拽着一条铁链叮叮当当响。铁链拴在一棵树上。疙疤老山强健的躯干扭动着，牵连一棵树摇晃着，枝桠戳着枝桠，整个森林都颤抖着。它停止挣扎，抬起头来，悲哀地啸叫着。透过大雨滂沱的夜空，它仿佛又看见大角在天际闪闪烁烁，就越发凄厉地嚎着。直到东山抹一道白线，它才终止了这种呼号。但朦胧的天光中，疙疤老山又看见了老豹子那双瞪圆的眼睛，那种使命意识又胀满它根根血管。它

本能地弯曲起来,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样射出去。美丽的金钱斑在忽闪中滚了滚,就重重地跌到森林边的马路上。它从泥泞中站起来,发现自己拉断了铁链。但不幸一副钢嘴铁牙还死死地咬在它腿拐上。

一道忽闪掠过,把马路和树林照得惨白。疙瘩老山看见一堵土坎下面,战战兢兢地拥着三个姑娘和一个男人。没有一点犹疑,它愤怒地腾空而起。但啃在脚上的镣铐,使整个身体又沉又笨,它只纵出去两步远,并且把握不住平衡,冲到了边上。它看见那男人留一撮小胡子,手握一把匕首,惊恐地划动着。它挖掌开爪钩,准备又一次扑上去,抓烂那张抽搐的脸……

突然,它脚下一震,整个坡地打摆子一样地颤抖起来。一阵轰响持续不断地从迷茫的雨空中传来。

灾难降临了。

疙瘩老山撒下一男三女,拖着镣铐,越过马路,很快消逝在森林里。

第二章

被出卖的人

翻上老木垭，令狐荣看见那金钱斑的影子在林子里晃动着。太阳西斜，过山风紧一阵慢一阵，林子里一片阴阳怪气的啸叫。令狐荣冷冰冰地往前走。转下山口，他听见两声叮当响，回过头来，这才看见一只大猫高踞在一截土埂上。他弯下腰去，在地上抓起一块锋锐的石头。那野兽一动不动，只是怔怔地望着。它眼睛直勾勾的，闪着阴寒的光。他知道自己遇上了豹子。可那豹子为什么不扑过来呢？

阳光动荡，传来一阵吱嘎吱嘎声。一架马车颠簸着，从弯拐里跑出来。那野兽这才站起来，慢吞吞地离开土坎，走进林子。令狐荣一颗心咚咚咚地跳，便瘫软地蹲了下去。

马车在跟前停住，一张糊里糊涂的脸凑近来：“令狐老师！你哪样哪？”

“哦……”令狐荣抬起头，这才从噩梦中醒来，“黄村长！我看见……一头豹子……”

“豹子！”黄登榜鞭杆抖了抖，“哪里呀？”

“我在马路上，它在林子边土坎上。”令狐荣从地上站起来，“我们都站着，它望着我，我望着它，怕有好几十分钟，直到你来。”

黄登榜哈哈一笑，头往后仰着，鼻子眼睛挤成一堆：“你跟你磨

坝场那个伙计哟！”

“我不是开玩笑。”

“令狐老师！你眼睛看花了。”黄登榜认真起来，“初解放那阵组织打豹队，早把那东西灭绝了。”

“我可说的是真的……”

“真有一头豹猫，怕你早就被撕了。”

令狐荣转过身，摇晃着一小块干瘦的背影往磨坝场走去。

黄登榜愣了愣，猛地又想起什么似的朝那背影叫起来：

“喂！你到哪里啊？”

令狐荣又折转身来，若有所思地往回走着。

“你这里有信。”黄登榜手上捏着一片纸头往令狐荣跟前戳着，“你那个伙计给你写的悄悄话。”

令狐荣接住皱皱巴巴的信皮，隐约地感觉到马车老板留在上面的温热。

“你不知道？”令狐荣有些疑惑地望着黄登榜，“村头出事了。”

“哪样事情啊？”黄登榜脸上掠过一丝惊惶，“我昨天出来，烟叶站那些吃皇粮的人扯拐，耽搁到今天才把烟交出去。”

“铁脚杆家藤子，还有曹书记家么姑娘家英，还有你家水惠，今天早晨发现不见了。”

马车老板听着，一张脸阴黑起来。

“水惠前两天说要当工人，我把她吵了。已经庚书都开过的人，收完庄稼就要出阁了，还想精想怪的。我怕几个姑娘邀邀约约，跟着招工的小胡子，就住在你学校的那个家伙……”黄登榜说着，一只手在大腿上一拍，“对了，肯定是他把这些姑娘裹跑了。”

令狐荣那光秃的额头像半块霜打的萝卜跳一跳，算给马车老板一种回答，便转身往磨坝场走去。

黄登榜甩着鞭子。骡子吱吱叫着，带着一种惶恐，拉起一挂空车，吱嘎吱嘎冲下老木垭。

他在半边操场上蹲着，两只光膀子抱在胸前，看着在太阳下一闪一闪的泥淖，觉得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

黑鸦坎那只老鹰又飞到了头顶上。它两铺翅子平稳地展开，将巨大的阴影投在死亡的泥石流上。老鹰盘旋两圈，觉察到了地上的变故，迷失地叫一声，就翅子打闪地飞走了。

令狐荣听见玉娥子喊水惠。他沉浸在泥石流黑色的漩涡中，不可能理会玉娥子的喊声有什么特别，也不可能想到她的喊声会跟他的命运有什么联系。自从黄登榜领着人在学校后面那座土岗上打窑子烧炭，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学校从前是一座庙。学校后面土岗上的林子是当年的庙产。分田土，划山林，扯过一阵皮。结果还了各自的老业，就剩一份庙产是公家的。做烤烟，木家寨没有煤，要挣钱，大家就想到烧炭烘烟叶。他们把他们叫“烧炭党人”。他们早晨上坡，烧炭下坡，人人一张大黑脸，只两颗眸子转动。两季烤烟后，“烧炭党人”散去，留下空空荡荡的土岗，留下土岗上坑坑洼洼的炭窑。遇上雨天，那些嘴巴一样的炭窑贪婪地喝着水，兜不住了，便从土层浸出来，汇成一股一股洪流，直往学校冲来。令狐荣披着蓑衣，拿着锄头，站在学校后头的檐沟里，掏深，拓宽，一刻不停地疏通。这天晚上，他一直忙到半夜。黑宝在沟坎上跳来跳去，呜呜呜地啸着，结果把一盏马灯也绊倒在水里。可这畜生的灵性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看看檐沟里的水落了下去，以为雨势减弱了，就回到屋里呼呼地睡了。

他梦见自己坐上了一乘滑竿，被人晃晃悠悠抬上天去。他从前也做过这样的梦。他梦见滑竿垮了，无数木条竹板四下飞散，整个人木头桩子一样往下坠着。老人们说过，有摔岩跳坎的梦，人要往上长。令狐荣生来矮小瘦弱，总想着一觉醒来，就变成一个莽粗粗的汉子。即便过了不惑之年，他也时常这样幻想。他被这个梦惊醒过来，却又疑惑自己还在梦中。这时候，教室那边突然传来一阵轰响，连环雷一样把他震到了地上。他一个打挺跳了起来，向教

室那边冲过去。

这个百十来年的老庙藏妖纳怪，存心就跟令狐荣过不去。偏房一根楼扶断了，他用一根棕绳吊了起来。正殿一根檩条开裂了，他用一根棕绳捆了起来。这么凑合着，居然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乡里没有学校。错欢喜乡就两个村，黑鸦坎那边牛家山，黑鸦坎这边木家寨。隔着断层，看见村庄不过几步路，等兴冲冲走到崖边，看清楚那一上一下的冤兜圈儿，顿时就眼发黑、头发昏。来也好，去也罢，翻黑鸦坎，就要半天工夫。“错欢喜”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就这样来的。因为这个缘故，乡里把学校建在哪边都不成。建在牛家山，木家寨不答应。建在木家寨，牛家山不答应。历史上为建学校的事情，两个村还头破血流地打过冤家。上头很无奈，只好一个村建一个学校。实际上只是一个教学点。好啊，歹啊，大家差不多，总算得到一种平衡。

令狐荣冲到教室，借着忽闪白惨惨的光亮，看见后壁一片空旷，一股泥石混杂的黑流，像金属一样沉重地奔泻，已经漫过大半个教室，正摇撼着整座老庙。“完了！”他脑海里一种毁灭的念头一闪，就呆头呆脑地愣在那里。直到黑宝咬着他的裤管，拼命地往外拽，他才醒悟过来。他在一阵要命的窒息中看见天风海雨般的浊浪，摇滚着从坡上扑下来。整个错欢喜山地抖动着，有如一副巨大的石碾子滚过，发出一种深沉而残忍的声音。他本能地蹦出教室，还未站稳，便被一阵黑色的漩流拔起来，抛到操场上。他在泥泞中滚了滚，又跳起来，拼命地往前跑着。这时候，他听见一声轰隆，整个身体踉跄着，就栽倒在地上，被一种粘糊糊的东西裹着，往前翻滚着，接上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太阳探着长长的金针，刺在死灭的泥淖上。他从泥淖中挣扎出来，眼前，除一带泥泞的长龙，再也找不到那幢老房子的踪影。他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孤雁，哇地叫了一声。他的学校，哪怕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如今被彻底埋葬了。十几年来，他一直在老庙里